



从《尘埃落定》中的隐喻看傻瓜少爷的思维风格

隗雪燕

摘要: 国外的风格学研究者从认知风格学入手,提出了文学风格中的一种分类:思维风格。作为一种语言现象,隐喻同时也是对叙事小说作品人物思想进行剖析、对其行为进行评论的有效工具,对思维风格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尘埃落定》中有大量的隐喻,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傻瓜少爷独特的思维风格,其同时具备纯朴性、直接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变得更为丰富。

关键词: 《尘埃落定》; 叙事小说; 隐喻; 认知隐喻; 思维风格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尘埃落定》从一位康巴藏族土司家傻瓜二少爷的视角审视了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前的那个末代岁月,这位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是土司在酒后和二太太生的傻瓜儿子,他凭借着自己少爷的身分和呆傻的面容可以在土司世界和百姓世界之间来去自如,任何人做事都不会回避这个傻子,因此,他的视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对事物的观察范围也更为广泛。正是凭借麦其土司家傻瓜二少爷观察他所处环境和所感知世界的视角,阿来完整地陈述了一段承载了深层民族底蕴的土司家族往事。

虽然小说里所体现的与我们日常生活全然迥异的康巴藏族异域风情令我们感叹不已,但作品的意蕴却远不止于此。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已从许多角度例如叙事视角、叙事策略、民间原型、权力的异化、语言诗性、女性主义等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剖析评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土司的傻瓜儿子所使用的隐喻而揭示这个主要人物的思维风格,借此对这部作品进行更多的阐释和解读。

一、隐喻与思维风格

国外的风格学研究者从认知风格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属于文学风格中的一类:思维风格(mind style)。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 Roger Fowler,他给思维风格下了定义:“持续的结构选择将显现出来的世界切割并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图案,由此而产生的世界观的印象,在我看来就是‘思维风格’”^①。我们从他的定义可以观察到,思维风格是一种结构上的选择,其状态是一致的、连续的。Fowler^②认为思维风格是某一个人(可以是作者或人物)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以及阐释世界的特有方式,思维风格可以用来对一个人的精神上的自我做出相应的语言表达,而这种语言表达往往富有个体特色。文本内部语言的

① R. Fowler. *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 London: Methuen, 1977, p. 73.

② R. Fowler. *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 p. 73.

某些特征可以直接或者间接投射出叙述者或某位人物的一些特定的认知特性,以及他们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和阐释的方式。他还特意提到 Halliday^① 将 William Golding 的《继承者》(*The Inheritors*)中的主人公 Lok 的语言特征和他的观点以及认知方面的局限性联系起来,阐释出 Lok 在词汇和特定的及物性结构方面的局限性与其形成的狭窄视角之间的关系^②。

继 Fowler 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继续对思维风格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Leech 和 Short^③ 认为思维风格是虚拟世界可以被“理解或概念化”的一种方式,因此也可以被称为“概念变异”。他们认为思维风格可以在作家、第一人称叙述者和作品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它主要涵盖的是语义学的问题,通过语法和词汇的方式它能在对语言进行形式的构建之后通过观察得到结果。思维风格这一概念对于文学研究具有较大的意义,分析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思维风格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以及它所引发的文学审美认知效果;此外,读者通过分析文本所展现的思维风格还可以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实现读者与作者以及文本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Ineke Bockting^④ 认为思维风格直接参与了现实概念化在特定个人头脑中的语言建构和语言表达,因此这种世界概念化的语言表达是专属于某一人的,这也包括个体自身在这个世界的概念化。

在文体学研究领域,思维风格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首先是风格的一个次类,重点关注第一人称叙述者或人物的认知心理以及独特语言表达方式,结合了认知与语言形式前景化,对叙事文本有较强的解释力。对文学作品叙述者或人物的分析,单纯使用语言的方法或认知的方法都是不够的,只有将两者进行恰当结合才是最佳的选择^⑤。

Semino 和 Swindlehurst 强调隐喻对思维风格塑造的重要性,而这在以前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认知隐喻理论是将语言学的隐喻概念与思维结构和概念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有效途径^⑥。Black 和 Semino & Swindlehurst 将认知隐喻理论引入到思维风格的分析中,并分别具体分析了 William Golding 的《继承者》(*The Inheritors*)中的人物 Lok^⑦、Ken Kesey 的《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的人物 Bromden^⑧、Louis de Bernières's 的《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中的人物 Aleko^⑨ 以及 John Fowles 的《收藏者》(*The Collector*)中的人物 Fredrick Clegg^⑩。Semino 和 Swindlehurst^⑪ 在分析《飞跃疯人院》时,详细阐释了隐喻、认知和思维风格之间的关系,她们指出认知隐喻理论在建构思维风格时可以解释说明常规隐喻表达的作用。在分析作品时,Semino 和 Swindlehurst 强调着重于隐喻的创造性使用以及其对读者在解读叙述者的现实观时的暗示。由此看来,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应该成为对思想进行剖析与阐释、对行为进行推理和评论的有效工具。

二、《尘埃落定》中傻瓜少爷牵涉的隐喻及其揭示的思维风格

《尘埃落定》中总共出现了 152 个隐喻,其中使用日常事物的隐喻最多,有 84 个,而动物隐喻也多达 58 个,其它隐喻有 10 个。

① M. A. K. Halliday,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ed. by S. Chatman,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30~368.

② R. Fowler, *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 p. 104. R. Fowler, *Linguistic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P, 1986, p. 150.

③ G. N. Leech, M. H. Short, *Style in Fiction*, London: Longman, 1981, p. 191.

④ I. Bockting,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in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A Study in Psychostylistics*,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Press, 1994, p. 171.

⑤ 刘世生、曹金梅:《思维风格与语言认知》,载《清华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1 卷第 2 期,第 111 页。

⑥ E. Semino, "A Cognitive Stylistic Approach to Mind Style in Narrative Fiction", ed. by E. Semino, J. Culpeper,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99.

⑦ E. Black, "Metaphor, Simile and Cognition in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3, (2), pp. 37~48.

⑧ E. Semino, K. Swindlehurst, "Metaphor and Mind Style in Ken Kesey's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Style*, 1996, (1), pp. 143~146.

⑨ E. Semino, "A Cognitive Stylistic Approach to Mind Style in Narrative Fiction", pp. 99~105.

⑩ E. Semino, "A Cognitive Stylistic Approach to Mind Style in Narrative Fiction", pp. 105~119.

⑪ E. Semino, K. Swindlehurst, "Metaphor and Mind Style in Ken Kesey's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p. 143.

（一）从与当地生活相关的隐喻看傻瓜少爷思维风格的纯朴性

《尘埃落定》中出现最多的就是与当地生活息息相关的隐喻，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如：

例(1)“索郎泽郎的笑声则像大盆倾倒出去的水哗哗作响。”^①

例(2)“他很利索地把缰绳挽在门前的拴马桩上，上楼的时候脚步很轻捷，身上的紫红袈裟发出旗帜招展一样的噼啪声。”^②

例(3)“这个山谷形似海螺，河里的流水声仿佛众生吟咏佛号。”^③

例(4)“门扇下面的轮子雷声一样，隆隆地响着，大门打开了。”^④

例(5)“我和她的缘分，我对她的牵挂，在这一天，就像牛角琴上的丝弦一样，嘣一声，断了。”^⑤

例(6)“她闭眼时，颤动着的长长的彩虹一样弯曲的睫毛，叫我对自已没有一点办法。”^⑥

例(7)“一见塔娜的面，她的美又像刚刚出膛的滚烫的子弹把我狠狠地打中了，从皮肤到血管，从眼睛到心房，都被这女人的美弄伤了。”^⑦

例(8)“她是那么美，坐在那里，就像在梦里才开放的鲜花。”^⑧

侍女们伺候土司家族成员洗手洗脸之后会从四楼将水倾倒出去，水跌落在楼下的石板地上会发出震耳的声音，例(1)中索郎泽郎的笑声因此而显现的格外豪迈；例(2)、例(3)和例(4)中的旗帜、海螺、佛号和雷声，都是“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可以说触手可及，每天都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傻瓜少爷思维的简单纯朴。在小说中，虽然身为土司家族的一员，因为是傻瓜，二少爷常常做出一些非常之举，流露出人最初的纯朴之情，比如他对待女卓玛怀有的特殊情感，对喇嘛翁波意西的好感，对紧随他的两个小厮的重用等等，都是土司家族其他成员觉得他呆傻的地方，因为正常的高等阶级的人不会对家奴存有任何感情。例(5)说的正是在卓玛嫁人之后，傻瓜少爷仍然一直挂念着她，在许久以后才真正认识到两人之间的鸿沟再也无法逾越，“牛角琴上的丝弦”这一隐喻正是形象地描写了这一状态。

而与此同时，傻瓜少爷也具有平常人的爱美之心，从第一次见到最美丽的姑娘一女土司家的塔娜时就爱上了她。例(6)中，例(7)和例(8)分别用“长长的彩虹一样弯曲的睫毛”和“在梦里才开放的鲜花”对塔娜进行描写，而她的美会“像刚刚出膛的滚烫的子弹把我狠狠地打中”，“我”整个人都会被这种美弄伤。正是因为对塔娜的美的怜惜，“我”才会不计任何报酬地借给女土司粮食，这也是其他聪明的土司家族成员难以想象的做法。

（二）从男女之情的隐喻看傻瓜少爷思维风格的直接性

除了与当地生活息息相关的隐喻，这部小说还存在许多关于男女之情的隐喻，如：

例(9)“不多会儿，隔壁父亲的房间里就响起了牲口一样的喘息。”^⑨

例(10)“罂粟们就在天空下像情欲一样汹涌起来。”^⑩

例(11)“这种疯狂就像跟女人睡觉一样，高潮的到来，也就是结束。”^⑪

例(12)“我大叫着，她身体像水波一样漾动。”^⑫

例(13)“老土司伸手来掀太太的衣襟，嘴里发出野兽一样的声音。”^⑬

例(14)“塔娜笑了，她的脸上浮起了红云，一只手蛇一样从我胸口上滑下去，……”^⑭

①阿来：《尘埃落定》，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②阿来：《尘埃落定》，第81页。

③阿来：《尘埃落定》，第83页。

④阿来：《尘埃落定》，第174页。

⑤阿来：《尘埃落定》，第189页。

⑥阿来：《尘埃落定》，第198页。

⑦阿来：《尘埃落定》，第230页。

⑧阿来：《尘埃落定》，第275页。

⑨阿来：《尘埃落定》，第207页。

⑩阿来：《尘埃落定》，第44页。

⑪阿来：《尘埃落定》，第258页。

⑫阿来：《尘埃落定》，第188页。

⑬阿来：《尘埃落定》，第279页。

⑭阿来：《尘埃落定》，第313页。

例(15)“但她还是蛇一样缠着我。”^①

例(16)“我终于从她那刚刚酿成的乳酪一样松软的胸前挣脱出来。”^②

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涉及两性关系的话题时或者会避而不谈,或者会使用较为委婉的表达方式。但是“我”的描述却是直截了当,没有丝毫的遮遮掩掩,对男女性爱场面的描述既古朴又直接,既表现了豪放的当地民族风情和自然人性,又展现了傻瓜少爷简单、直接的思维方式。

(三)从异化的人物形象看傻瓜少爷思维风格的多样性

在小说的开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麦其土司家的傻瓜二少爷在观察和体验这个世界时,就用了许多有关动物的隐喻。例如:

例(17)“我的双手伸向她怀里,一对小兔一样撞人的乳房就在我手心里了。”^③

例(18)“说完,她也不服侍我穿衣服,而在我胳膊上留下一个鸟啄过似的红斑就走开了。”^④

小说中写到“‘我’记事是从那个下雪的早晨开始的,是‘我’十三岁那个早晨开始的”^⑤。例(17)和例(18)写的就是那个早晨傻子少爷和侍女卓玛之间发生的事,傻子少爷用“小兔”和“鸟”这些大自然中比较娇小可爱的小动物的隐喻,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比较轻松、愉悦,也揭示了他起初单纯、直接的思维方式。

在整部作品中,叙述者使用了大量的动物隐喻,其中最多的是他在日常生活中、草原上常见的动物如猫、狗、马、熊、雄狮、恶狼和豹子等,而描写的除了人的动作行为,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例如:

例(19)“母亲吃完了,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猫一样用舌头舔着嘴唇。”^⑥

例(20)“枪一响,父亲就熊一样咆哮着从他沉迷于情欲的地方蹦了出来。”^⑦

例(21)“父亲从他房间里冲出来,摆出一副雄狮发怒的样子。”^⑧

例(22)“吃东西时,我的嘴里照样发出了很多声音。卓玛说,就像有人在烂泥里走路。母亲说,简直就是一口猪,叭叭叭叭。”^⑨

例(23)“她吃东西就像老鼠一样,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嚓嚓嚓嚓嚓嚓嚓……”^⑩

例(24)“两人都长手长脚,双脚的拐动像蹒跚的羊,伸长的脖子转来转去像受惊的鹿。”^⑪

在例(19)中,叙述者——傻瓜少爷把自己的母亲比作“猫”;而在例(20)和例(21)中,他把自己的父亲比作“熊”和“雄狮”。一方面,土司太太作为女人的娇小形象以及土司作为男人的强壮形象产生了比较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我们从傻瓜少爷使用的隐喻中丝毫看不出他对家人的情感。当傻瓜少爷转述母亲对自己的评价时,如例(22),从“猪”这个词眼,读者不但很难看到一丝母亲对孩子的感情,甚至读出很强的厌烦情绪。

在例(23)中,傻瓜少爷形容他的贴身侍女塔娜吃饭时嚼东西的速度很快,发出老鼠一样的声音,这也充分体现了在土司家庭中包括贴身佣人的所有仆从对土司一家的畏惧,就像是面对猫的老鼠一样,永远都是颤颤巍巍的。例(24)中,用温顺的羊和受惊的鹿形容两个人对于麦其土司家族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是土司专门的行刑人家中的父与子,他们只听从土司的命令对人行刑,无论是鞭打,用各种刑具摘取器官,或者用各种方式处死,他们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可是,在土司家族面前,行刑人却永远是一幅战战兢兢的样子。从这些隐喻,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权高位重、情感淡漠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傻子,即使天生单纯,也会逐渐忘却人间美好的事物,而转向人性的冷漠和凶狠。

在小说的其它部分,也有很多用以描述人的动物隐喻,如:

①阿来:《尘埃落定》,第320页。

②阿来:《尘埃落定》,第62页。

③阿来:《尘埃落定》,第4页。

④阿来:《尘埃落定》,第4页。

⑤阿来:《尘埃落定》,第14页。

⑥阿来:《尘埃落定》,第71页。

⑦阿来:《尘埃落定》,第47页。

⑧阿来:《尘埃落定》,第61页。

⑨阿来:《尘埃落定》,第93页。

⑩阿来:《尘埃落定》,第105页。

⑪阿来:《尘埃落定》,第111页。

例(25)“两个姑娘尖叫着,从我们马前跑过去了,一双乳房像鸽子一样在胸前扑腾。”^①

例(26)“这是个豹子一样猛烈的女人,咿咿唔唔地咆哮着,爬到了我身上。”^②

例(27)“我想点上灯,看看这个猛烈的,母马一样喷着鼻子的女人,是不是也像传说中的茸贡女土司那样带点男人的样子。”^③

例(28)“这个姑娘是一头小小的母牛,挣扎,呻吟,扭动,……”^④

例(29)“他的呼吸声有点粗重,像是一匹刚刚跑完一段长路的马。”^⑤

例(30)“我听到索郎泽郎像一只落入陷阱的小熊那样喘息,咆哮。”^⑥

例(31)“小尔依在里面扑腾的声音像一条离开了水的大鱼。”^⑦

例(32)“账房里‘嗡’一下,陡起的人声像一群马蜂被惊了。”^⑧

例(33)“就是这些人,要不了多久,就会饿狼一样向我们扑来。”^⑨

例(34)“这人像头种牛一样强壮。”^⑩

例(25)、例(26)、例(27)和例(28)中的隐喻都是形容女性的,除了从例(25)中我们还能看出些许女性美好的形象,其它三个例句用了“豹子”、“母马”和“母牛”这样的动物隐喻来形容女性,不但看不出女性特有的柔美之姿,还会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化的女性形象显示了叙述者思维风格的异化。

而在其它例子中,人被形容成“马”、“熊”、“鱼”、“马蜂”、“饿狼”和“种牛”等各种动物:意图建立新教派的喇嘛翁波意西刚出现在土司家族视野中时是像马一样的形象,但正是这个人,后因坦率直言舌头被割去两次并被贬为家奴;傻瓜少爷的两个随从像熊和鱼一般,一个有勇无谋,一个异常顺从;即使傻瓜少爷的决定愚蠢透顶,在没有土司家族其他人员在场时,其他人除了发出马蜂一般的声音以外,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被周济的人可能会像饿狼一样恩将仇报;土司们为了遏制茸贡女土司的势力,不想永远与女土司为伍,不惜用兴兵讨伐这一威胁而逼迫她接受一个他们挑选的种牛一样强壮的男人,不过这一男人不久就莫名死亡。人和其它动物没什么两样,人在丧失人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动物性。

这些动物隐喻显示叙述者本身在与人际交往的时候,由于他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人与人之间没有最基本的尊重,高等阶层之间存在的只有利益关系,高等阶层对低等阶层只有奴役,而低等阶层对高等阶层也只能是无条件的顺服,因此“我”对“人”本身的价值看得很轻,就如同随处可见的动物一样,没有尊严可言。这些动物隐喻也告诉我们,虽然叙述者是个人人都瞧不起的傻子,但由于他自身的特殊身分和所处的环境,他在人群之中仍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子”,是高等阶层的一员,而他的思想形态的形成和这些日常所见所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四) 从战争和行刑场面的隐喻看傻瓜少爷思维风格的复杂性

在这部小说中,战争和行刑的场面屡屡出现,这时候也有很多动物隐喻,如:

例(35)“有人像鸟一样从火中飞了出来,在空中又挨了一枪,脸朝下重重地落在地上。”^⑪

例(36)“他手中的枪一举,就有一个人从树上张开双臂鸟一样飞了出来,扑向大地的怀抱。”^⑫

例(37)“天井里却响起了皮鞭飞舞的声音,这声音有点像鹰在空中掠过。”^⑬

例(38)“皮鞭在老尔依手里飞舞起来。每一鞭子下去,刚刚落到人身上,就像蛇一样猛然一卷,

① 阿来:《尘埃落定》,第38页。

② 阿来:《尘埃落定》,第182页。

③ 阿来:《尘埃落定》,第182页。

④ 阿来:《尘埃落定》,第228页。

⑤ 阿来:《尘埃落定》,第81页。

⑥ 阿来:《尘埃落定》,第116页。

⑦ 阿来:《尘埃落定》,第117页。

⑧ 阿来:《尘埃落定》,第118页。

⑨ 阿来:《尘埃落定》,第169页。

⑩ 阿来:《尘埃落定》,第181页。

⑪ 阿来:《尘埃落定》,第29页。

⑫ 阿来:《尘埃落定》,第29页。

⑬ 阿来:《尘埃落定》,第10页。

.....”^①

例(39)“刀光一闪,那舌头象一只受惊的老鼠从受刑人的嘴巴和行刑人的手之间跳出来,看那样子,它是想往天上去的,可它只蹿上去一点点,还没有到头顶那么高,就往下掉了。”^②

这五句话描述的场景本来应该是非常残酷的画面,但是读者完全感受不到这种氛围,甚至会觉得前三句的描写非常优美,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战争中被打死的两个人以及汪波土司的手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而“我”对被割去舌头的翁波意西仅仅有些好感的话,因“我”而受鞭刑的小家奴索郎泽郎则不但是“我”忠心耿耿的奴仆,也是一直追随“我”的朋友。而当索郎泽郎受刑时,“我”只感到“鹰在空中掠过”;当索郎泽郎的母亲为儿子伤心落泪时,“我”也只感到“一群群蜜蜂在花间盘旋”(见例(40))。一切仿佛都事不关己,表现出傻瓜少爷的冷漠、冷酷和冷静。

例(40)“她嚶嚶的哭声叫人疑心已经到了夏天,一群群蜜蜂在花间盘旋。”^③

作为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虽然“我”是一个傻子,却仍然是土司家的一员,而“‘我’的父亲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土司”^④。麦其土司夫妇常常对“我”——他们的二儿子——进行教育说,“瞧瞧吧,他们都是你的牲口。”^⑤“儿子阿,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⑥所以,从小“我”就能感受到权力的好处,也没有把土司家外的其他人当人看。在他人受刑的时候,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能够非常悠然地置身事外,就当是欣赏风景一般。

土司喜欢随意将百姓变成失去自由的家奴,因为家奴是牲口,可以被任意买卖和任意驱使。在小说中,麦其土司家忠实的查查头人仅仅因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以及很多银子就在一夜之间失去自己的一切,作为自由民的百姓随时成为家奴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索郎泽郎的母亲因为未婚生子,而使自己 and 儿子一起成为了没有自由的家奴;作为自由民的银匠为了迎娶侍女卓玛而失去了自由民的身分;喇嘛翁波意西由于忠于自己的教派且仗义执言而变成了家奴并两次受到割去舌头的刑罚。因此,再好再忠实的家奴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傻瓜二少爷的真正朋友,他们只能是“我”的牲口而已。

从以上的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到《尘埃落定》中的傻瓜少爷本来具有简单、直接、纯朴的思维风格,可是由于其生长在土司家族,从小耳濡目染了权力的作用和阶级的差别,虽然是个傻子,他也逐渐学会对家奴的驱使、对财富、女人和权力的追逐以及对感情的不屑一顾。久而久之,他的思维风格也更为多样和复杂,成为一个拥有独特之处的与众不同的傻瓜少爷。就像小说中说到的那样,“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⑦

所以,虽然身为一个人都知道的傻子,“我”仍然是一个拥有独特思维风格的个体,“我”既具有一个傻子简单、纯朴的思维,又具有土司家族成员狡诈、复杂的思维;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凶狠的一面。这就是“我”,《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家族中傻瓜二少爷所呈现的真实面孔。

●作者简介: 隗雪燕,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生;北京 100083。

Email: weixy@cugb.edu.cn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652012011)

●责任编辑: 何坤翁

①阿来:《尘埃落定》,第112页。

②阿来:《尘埃落定》,第139页。

③阿来:《尘埃落定》,第11页。

④阿来:《尘埃落定》,第4页。

⑤阿来:《尘埃落定》,第8页。

⑥阿来:《尘埃落定》,第10页。

⑦阿来:《尘埃落定》,第377页。